

这个春节,因为有了“哪吒”的陪伴,变得格外红火热闹。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这部动画电影不仅唤起了人们的观影热情,让男女老少喜欢上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哪吒,也让人开始关注与热议中国动画片,想起自己曾看过的动画片,回忆起那些与动画相伴的时光。

很早以前,哪吒就是令人难忘的中国动画形象,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《哪吒闹海》是人们心中的经典,那个俊秀灵活、倔强勇敢的小哪吒,在海浪中勇斗恶龙,在暴雨中悲壮离去,在莲花中唯美重生,让观众的情感随之起伏跌宕。每次看到影片的伤感处,我都眼泛泪光,为小哪吒感到委屈与愤愤不平,这个小神仙对我来讲不再是天边的神话人物,而是心有灵犀的伙伴。这就是动画对一个孩子的魔力吧。

那时的我是个小动画迷。我喜欢《小蝌蚪找妈妈》中的水墨意蕴,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花鸟鱼虫“活”了过来,太神奇了。我也喜欢幽默的《三个和尚》,简简单单的剧情,却活灵活现地塑造了几个鲜明有趣的人物,讲出了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的哲理。当然,我也喜欢《大闹天宫》里的孙悟空,这是中国神话改编动画的典范,孙悟空与二郎神一边对战,一边变身的情节真是想象力飞扬,把动画的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些动画片我会反反复复看上好多遍,仔细琢磨里面的剧情,还会临摹动画片中的画面。那时候,我也在日记本里写了好多自己编的故事,还把想象出来的角色也画在旁边,在自己的脑海中上演了一部部动画大片。

后来,我惊讶地发现,爸爸写的《蓝皮鼠和大脸猫》《小糊涂神》被拍成了系列动画片,我的同学和朋友成了大脸猫的粉丝,还会哼唱“大脸猫大脸

动画相伴的时光

葛 竞

“猫爱吃鱼”的动画主题曲。我知道爸爸故事的秘密,其实大脸猫和蓝皮鼠的原型就是亲戚家两个调皮的小男孩,一个憨厚贪吃,一个古灵精怪。

我很羡慕爸爸,期待着有一天我写的故事也能变成动画。

那时,电视上有了许多长篇动画片,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《美猴王》《黑猫警长》《葫芦娃》《哪吒传奇》等等,每天打开电视,这些可爱的动画人物都会准时和小观众见面。孩子们放学后早早就在电视机旁边,看着时钟,迫不及待地等着动画开播。这些动画片的主题曲传进了千家万户,小朋友们都会唱。那时候,如果谁收藏了几张动画的贴纸,准会成为小伙伴羡慕的对象。

动画成了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抹亮色,传递着快乐与想象力。

工作后,我成为了一名动画创作者,写了不少动画作品,也在大学里教授动画课程。我见到了许多热爱动画、立志从事动画行业的年轻人,他们在动画的熏陶下长大,自然而然地把动画当成了表达自我、讲述内心故事的方式。

人们的观念渐渐发生了改变,动画不是只能给小孩子看的作品,而是有了更多的类型和题材,让不同年龄和爱好的人们大饱眼福。科幻题材的《三体》,现实题材的《雄狮少年》,历史题材的《长安三万里》……就像打开了一扇扇通向动画世界的窗口,五花八门,让观众踮脚张望,心生向往。

现在,我也会陪儿子一起看动画,我们不仅

会选个周末专门走进影院看动画电影,也会随时打开网络,在成百上千部动画片里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,可选的片目让人眼花缭乱。

我会给儿子介绍自己喜欢的《大闹天宫》,他也会给我推荐他喜欢的

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,不同时代,不同动画片所展现的同一个孙大圣,既有相似之处,又截然不同。

《大闹天宫》花果山风光秀美,瓜果丰美,美猴王自在舒展,群猴簇拥,热闹非凡。面临天兵天将的围攻,他无所畏惧,机智神勇,正如拍摄影片的那个年代,人们满怀热情和无穷干劲儿。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的孙悟空则多了几分帅气与不羁,外表冷酷,内心却藏着温暖,那是把当代人的个性与神话形象做了融合。

最近,我儿子更喜欢顽皮的哪吒,无论是“魔丸版”哪吒的黑眼圈和鲨鱼牙,还是“灵珠版”的清秀内敛,又或是涅槃重生的怒发冲冠,他都津津乐道。因为这个哪吒就像现代孩子那样内心丰富,性格多变,面对未来,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儿。

有动画相伴的时光是幸福的。动画让孩子找到快乐和自由,无拘无束的动画空间里什么奇妙的事情都能发生。动画唤起少年的热情和期待,让少年突破现实的重重阻碍,借由动画的翅膀对世界展开无限的想象。当年的小朋友长大了大朋友,动画触碰成年人最柔软的赤子之心,那些看似简单,却无比真挚而强烈的情感,以奇幻的方式更为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,让人直面自己的内心,重新拥抱少年的自我。

文思

前一阵子,单位举办了一个美术作品展,安排我们几个年轻同志负责讲解,两人一组,互为AB角。艺术家们用画笔将兵团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:从誓师酒泉,凯歌进疆,开荒造田一直到新时代的兵团。其中有一幅画,我印象最深,画的是星空中,微风摇曳,两名女战士坐在草原上用手风琴奏唱《草原之夜》时的场景。我的同事每次讲解到这幅画时,总是情不自禁地唱起来。

“美丽的夜色多沉静,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,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……”同事的声音浑厚,音色清亮,唱起来有一种男中音的感觉。微微闭目似乎就能感受月白风清的夜晚,伊犁河水从空中漫过来的潮汐。他张口唱歌时,同平日判若两人,浑身在发光。没有人会拒绝一个善于歌唱的人。果然,他的歌声把周边的参观者都吸引了过来。

“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,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……”一个苍凉沙哑的声音加入了合唱。循声望去,我看见一个老人笔直地站在不远处。整首歌唱完,顿时掌声雷动,围观的人纷纷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。

那位老人身着素衣,眼眶里闪烁着泪花,颤巍巍地向我们走来。他紧紧握着同事的手说道:“小伙子,这些画,画得好,你的歌唱得更好呀!”他一边说着,一边竖起大拇指。“我从小在可克达拉长大,我的父亲在延安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,后来集体转业到了第四师开垦农田。他们当时的生产条件特别艰苦,可大家一门心思要把粮食种出来,要把任务完成……看到这幅画,我就像是看到了我

父亲。”

老人临走前,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。他虽已年迈,两鬓斑白,但军姿标准,威武有力。同事说,这或许就是我们讲解的意义吧,再累再苦都值了。送走了参观的人群,我俩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,我问他:“是为讲解专门做的准备吗?”他说,这首歌他早就很熟悉了,小时候在兵团,父母教他唱《草原之夜》,没事的时候他就跑到沙包上,折一枝沙枣花,哼唱几句。原来如此,这让我惊喜又羡慕。

初识可克达拉和《草原之夜》,是一个偶然的机会,读到朋友写的一篇文章,我迷上了这个悦耳的名字“可克达拉”。在去往可克达拉的路上,两边开阔的农田里薰衣草竞相开放,花海如潮,紫色交响,淡淡的香味飘散在空中。我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期待。可克达拉大桥横跨伊犁河上,朋友带我漫步在沿河栈道,一对夫妇刚好推着婴儿车从我们身边经过,年轻的父亲哼唱着《草原之夜》……经朋友介绍才知,这首经典的《草原之夜》,竟然是当年词作家张加毅即兴写在纸烟盒上的。

当年,张加毅和田歌到可克达拉拍摄纪录片,有一天,两人骑马到草原散心,突然,一幅绝美的画面吸引了他们。天边挂着晚霞,芦苇晃动,一群年轻人围着篝火将打来的猎物上架烧烤,其中一个小伙边弹都塔尔边纵情歌唱,其他战士则躺在马爬犁上小憩。

张加毅问小伙:“你唱的是什么歌啊?”

“我在唱歌劳动,歌唱爱情,歌唱幸福的今天和明天……”他开心地回答。张加毅笑了,他捕捉到了灵感,从荷包里掏出一个纸烟盒子,提笔写了起来:美丽的夜色多沉静……而这首歌也成为兵团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。

说起来,可克达拉2015年才正式挂牌立市,算起来也就10年时光。漫步在可克达拉的街头巷尾,我感受着这座年轻城市的脉动。它既有大都市的体格,又有小城的温馨。如果说树的故事,那几天几夜都说不完。当年,政府采购,师市团场企事业单位捐赠,老军垦、退休教师、职工只要是家中有树的,都移植捐赠给了可克达拉。很多珍贵的树木,都是老军垦从部队转业时栽下的,听说可克达拉需要树,他们抹着眼泪把树拉过来。这座小城,仅市民捐赠的树木就有3.2万余棵,到了春秋两季,更是全民植绿护绿。这才有了如今宽广的街道旁绿树环抱,花香四溢。

一座城,一支歌。军垦战士开荒时动情唱歌的场景,眼前全新的年轻之城,两个画面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,是啊,它早已改变了当初的模样。

傍晚,漫步社区公园,沿着公园绿道蜿蜒而上,可见小叶榕一边脱落老叶,一边绽放新芽。行至半山腰,一栋富有现代设计气息的两层建筑赫然映入眼帘。这是社区里的小型图书馆。

进门,左侧服务台,管理员埋头办理借阅手续,时而轻声细语回答读者询问。屋正中有一面镂空隔墙,两边各有一道门。穿门而入,豁然开朗,10多张或

圆或方的木桌错落有致,木桌搭配木椅。四面墙壁,下方是长条木桌与高脚软皮座椅,上方为数层书架。男女老少沉浸书香之中,浑然忘我。全场鸦雀无声,只有沙沙的翻书声。

二楼阅览室布局与一楼略有差异,中心是“吧台”读书角,南边墙壁为宽大的咖啡色玻璃,中间有一扇门。推开门,可见修长的阳台,也是露天阅览室,长方形木桌和木椅一字摆开。

“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,文字可以”书中未必有黄金屋,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“读书让你哪怕深陷泥泞,也依然可以仰望星空”……这些关于读书的格言,恰到好处镶嵌于阅览室各个角落,提点着来此看书的读者。

我在图书馆巧遇球友伟宗和秀芬夫妇。他们在同一家电子厂上班,老家是广西玉林的,孩子在老家上高中。因为电话中与孩子发生争吵,伟宗和秀芬下班后跑到图书馆翻阅亲子教育书籍,想找找与孩子沟通的方法。以前,他们最急的就是孩子的成绩,但屡

草原之夜

蔡 森



▲水粉画《固安小红果》,作者常沙娜,中国美术馆藏。

梅池琴韵

肖学文

“哈哈哈,这唱戏的,一世都不得老!”

我和老人聊起了戏:“我记得在这里教书时,夜里村里人就爱聚在一起唱戏。”“可不可以?我们先祖从江西迁移出来落居到梅池,快600年了。先祖爱唱戏,用竹筒蒙上蛇皮做成琴筒,用箭竹和马尾做成琴弓,拉起来像嗡响,就被叫成嗡琴。唱的戏用嗡琴伴奏,再配上唢呐、锣鼓,很有味道。这戏码一代传一代,就成了与众不同的调调,人称嗡琴戏。”说起嗡琴戏,老人浑身都是劲。

“这几百年的戏,是如何传下来的呢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师父带徒弟,一代传一代!父传子,婆传媳。一般爷老子(父亲)唱什么角色,崽(孩子)就唱什么角色。我爷老子是唱老旦的,我学的就是老旦。但现在不同了,按各人特点,自己选的角色,自己拜的师。我崽和孙没一个愿唱老旦,都嫌唱老旦扮相不好看!”老人说到这里,有点愤愤不平,“不过,我这曾孙子好像对老旦蛮感兴趣!我这角总算是传人啰!我们一家,我、大儿子、大儿媳、孙子、孙媳妇,还有大女儿,都唱戏。二儿子在镇里当公务员,回来也爱唱几句。现在曾孙子也学上啦!”“您一家就能拉个班子出来啦!”我笑道。

吃过晚饭,走,看戏去!移步村民文化活动中心,偌大的礼堂已满满当当。演员都换好戏服,化好妆,只等锣鼓开唱。

坐在我身旁的老人,一看也是个老戏骨,一提起嗡琴戏就有说不完的话。他回忆,上世纪80年代,每到农闲时分,村里的戏班子就会活跃起来,经常外出唱戏。那时候,班子里也就20来个人,一场戏唱下来,挣的钱全都拿去添置唱戏用的行头了,没一个人拿过工资。当时哪想过,今天能唱出这么大的门道!

“您老唱个什么角儿呢?”我问。

“我呀,嗓门不好,唱不了角,主要是操持后台,鼓呀锣呀琴呀唢呐呀,样样都会。”

“这么厉害!都说鼓是戏的魂,打鼓有啥讲究吗?”

“打鼓的学问可大了,敲锣打鼓的都要听大鼓点子,不能各搞各的。大操打花样、小操打节奏,不能搞混的。”正说着,老人突然想起了什么,对我说:“你慢慢看,我得到后台去瞧瞧!”

我听见在老人的指点下,大鼓猛敲三下鼓边儿,全场一下子肃静下来,整个山村好像突然被冻住了。1秒、2秒……10秒,老人手一挥,一声惊雷破空而来,大鼓小鼓、大钹小钹,如急雨,如冰雹,砸向耳膜;紧接着,一声唢呐,如闪电,将夜幕撕开一条裂缝,嗡琴声,如清泉,从那裂缝里汨汨地倾泻而出……

一个小孩儿在紧锣密鼓中翻着跟头,风车般从后台滚出来,全场一片欢呼。我也忍不住大喝一声:“好!”再定睛一看,那不正是钟林生老人的曾孙子吗?

“偶尔”呢。

然而,事情并没按我的猜想发展,后来又一次公益活动——下乡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服务,小宋又来了,还专门准备了一个理发包。在给一位脑瘫患者服务时,听说这位残疾人的父母都已去世,他又无兄弟姐妹孤身一人,小宋师傅眼窝里竟涌出了泪花。小宋从理发包里拿出推子、剪子,边给他理发,边说着宽心的话。本来我们已经送了米、面、油等慰问品,但理完发小宋又跑到小卖部买来饼干、面包,临走还留下100元钱。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。

自此,这位小宋师傅加入了我们团队。我向他表明,我们做公益活动是纯义务,只讲奉献,没有报酬,他也没有犹豫,还专门在理发包上写了“志愿服务”4个字。虽说是志愿服务,他可是一丝不苟,在门店里一样认真。有一位女智障者头发乱得像鸟窝,而且不配合,头一直晃动。小宋师傅也不急,耐心地哄劝道:“不要动,动就扎破头了!”也怪,家人说她,她抗拒,小宋师傅说她,她果真听话不乱动了。小宋轻轻地给她梳理、剪发、洗头,她一直很安稳。一通收拾,嘿,人一下子精神了,哪儿还有原来的呆模样?也许她也知道自已变样了,脸上开出了一朵花,很享受的样子。

理发师都爱干净,小宋师傅也不例外,我注意到他每次出发前都忙着洗漱,把自己捯饬得清清爽爽。但一迈进村落家院,从来没有

初春的南方正值雨季,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我总爱坐在老樟树下的咖啡屋,看檐角的雨水连成线,落在青石板上,溅起凉凉的水花。这间咖啡屋原本是村头的晒谷棚屋。竹篾夹泥的墙上,还留着几颗干瘪的稻壳,像是旧时光留下的小记号。

老板阿茉常说:“得把远山的味道融进咖啡里,才不辜负这些远道而来的豆子。”她把云南的咖

啡抛弃过,总是麻利地翻开理发包,该推的推该剪的剪。

某次有个连续3天的公益活动,他天天参加,我说:“宋师傅,不要求你天天来啊,毕竟你还要营业,老关着门也不妥。”他说:“我愿意做公益,人不能光想着赚钱。”

接触得多了,我得知他是一个单亲爸爸,经济并不宽裕,一个人将一双儿女抚养大,又给他们成了家。而且,他不光随团队做公益,还向他门店所在的西街村承诺:70岁以上老人理发一律免费。为此西街村会给他赠送了锦旗,以示表彰、感谢。

还是那句话:一个人偶尔做件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经常做、处处做。当我陪同他接受锦旗的时候,忽然觉得这位小宋师傅有点帅!

遇见

的装饰用的咖啡豆麻袋说:“你看这些褶皱,多像后山的梯田。”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后来,他那篇作文得了全镇第一。

小满是个懂事的孩子,学习很努力。那篇作文获奖后,他说,是咖啡屋给他带来了灵感,他以后要好好学习,让家乡变得更美好。

节假日,经常能碰到从城里回来的年轻人。他们用手机拍着爬满忍冬的砖墙,一尝到竹筒蒸的点心就愣住了。阿茉独创的杨梅烧配方,裹着山野的酸甜。

有个姑娘突然红了眼眶,说:“这味道像极了外婆做的酒酿圆子。”

冬天,炭火盆特别暖和。阿茉在火炉里烤着板栗,噼里啪啦的声音应和着第一场雪落在瓦顶上的“声音”。回家的游子们会聚集在这里,用冻红的手捧着热乎乎的杯子。他们谈论着大城市里的时髦话题,手机屏幕上映着墙角的犁铧,好像两个不同的时代在这里相遇了。

前两天,我看见阿茉在院子里种野山楂。她说那花开了,要试试做樱花冷萃,让城里人也尝尝“落英缤纷”的味道。此刻阳光斜穿过老屋的窗子,在粗陶杯沿,镀上了一层金边。

水

粉

画

固安小红果

常沙娜

中

国

美

术

家

常

沙

娜

中

国

美

术

家

常

沙

娜

中